



栗谷全書 五

蹴祭

卷三十七

~ 16  
2426  
5



和  
2426  
37-5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五目錄

疏劄三

辭直提學疏

再疏

三疏

復拜直提學辭疏

玉堂陳戒劄

玉堂論遞兩司劄

萬言封事

陳海西民弊疏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五

疏劄三

辭直提學疏

癸酉

伏以蟻蝨微臣踰伏田里疾病支離累拒 朝旨席  
 橐私室恭俟譴責 聖量天涵舍垢棄瑕非常之  
 命復降草野撫己惶恐精爽飛越力疾還京謹謝  
 恩命竊念愚衷未獲盡達更叫閭闔焉臣之前此拜  
 官輒辭者非但宿疾未瘳而已也抑念小臣資稟劣  
 弱學問空疎才不稱官行不稱爵昧先聖陳力之戒  
 招風人彼其之刺故求補外郡庶竭駑鈍疾病作祟  
 民寃日積自度此生無以報國決意歸守先人墳壟



咬得菜根以送殘年愛 君憂國雖切於心望絕有  
 為難以效命嗚呼致君澤民天理之所宜厚祿膺仕  
 人情之所欲臣雖無狀亦不至於病風喪心豈樂乎  
 違天理拂人情以自枯死寂寞之濱哉誠以才非適  
 用身抱羸疾強顏登任專事舖啜則上誤 國恩下  
 失所守將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此所以甘心忍饑  
 而不敢冒進者也伏惟 聖明為民父母一民之不  
 得其所者莫非 殿下所矜恤也今臣欲承 命就  
 職則竊官害義如前所陳欲退間自守則 召命絡  
 繹不遑寧處進退維谷無地措躬臣可謂不得其所  
 矣伏望 殿下諒臣有自知之明察臣非矯飾之辭

特許休官獲安愚分則非徒狗馬之疾將息於丘壑  
 抑亦廉恥之風裨補於 聖化公私幸甚

再疏

伏以士之不仕固非一端泛言其槩其品有四懷道  
 抱德不求聞達藏非潔身忘世行可致君澤民者謂  
 之遺賢清介自守輕視軒冕不屑天下之務獨潔其  
 身者謂之隱遁自度才不足而安於家食自度學不  
 足而習於求靜量己揣分不敢冒進者謂之恬退若  
 其矯情飾行釣採虛譽陽辭徵辟陰覩非望貌澹而  
 中熱色厲而內荏者謂之盜名昔者先王若遇遺賢  
 則卑辭厚幣致敬盡禮必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使之

得行其道兼善天下焉其於隱遁之士亦加以禮度不能相屈則褒揚其節任其優游使之興起廉頑立懦之風焉其於恬退之士熟觀其才否度不可強其所不能則許其退休使不失其所守焉若盜名之士則盛世之所不齒也得免魑魅之禦幸矣安可使之欺明而病民乎此古先哲王待士之法而後王之所當取則也今臣雖曰夙慕斯道恥爲凡人立志不固悠悠泛泛學問之功進寸退尺年迫不惑卒無所成才調素劣無一長可紀其不能企及乎遺賢者三尺童子所可明知 天鑒昭昭豈不灼見乎臣生於世家之裔受 國厚恩縻粉難酬身退畎畝而情懸

冕旒雖欲累於忘世心有所不忍也臣之不敢爲隱遁亦明矣 聖明當宁如日中天公論不泯衆目難掩臣雖欲從事於盜名亦不可得也只於恬退一節臣雖未能竊有所慕效焉學淺才疎旣無經世之具容身保位又無止足之志則鄙夫之流也夫何所取乎臣伏承 聖批以爲可合論思之職臣誠惶惑未喻 聖旨未知臣學可以致用乎才可以救時乎章句之勤不達乎義理雕蟲之技只適於科業如是而可合論思之職則安往而不得其人乎且臣猥蒙異常之恩者近侍之臣有以啓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近侍之言何可必信而 殿下輕施恩

命以駭四方之觀聽乎抑念小臣得容於時論者非以爲有才可用人也不過見臣之退縮疑其爲可取耳今臣聞命奔走不度義理則是竝與其所可取而失之矣將安用之乎越人之辭章甫未足爲廉黃門之遠女色未足爲貞豈可不揆情理徒以不仕爲高乎孔子曰邦有道穀恥也朱子釋之曰邦有道不能有爲但知食祿可恥也今臣就職亦何能有爲乎不過食祿而已臣雖無狀稍解讀書豈不知可恥之甚乎昔者賀知章之退也唐玄宗至於贈詩而不固挽愈好仁之辭也我成廟至於悲歌而不強留斯二人者以文藝之才值昇平之世決意休官若將浼焉

而上無失賢之責下無亂倫之譏者誠以量能度分知止知足此其素志君不得而奪也况臣愚陋非二人之比其進其退若九牛增減一毛有何損益於清時乎在廷則招尸素之譏在野則守恬退之節於臣固切於國何與哉伏望 殿下特垂高明俯察卑悃遵先王待士之法使無一物不得其宜不勝幸甚

三疏

伏以滓穢愚臣累瀆 天聰恭承 聖恩不賜揮斥感激固切惶愧尤深若使小臣得忝末官人器相稱則黽勉供職猶或可也今則不然講官任陳善閉邪之責玉堂非姑且休息之地如臣不才勢難冒處一

日在官則貽一日之差臣退伏私室寢食不安反覆  
思之決不可緘默以誤 國恩敢冒斧鉞之誅畢其  
餘說焉竊觀今日政遵舊規人取練熟廟堂無建白  
之議臣鄰避喜事之謗正心誠意爲已陳之芻狗王  
道仁政爲豎儒之空言章奏爲該司之故紙簿牒爲  
胥吏之世業侍從以休告廢事爲高致士類以模稜  
容默爲得中庶官數易百務不舉事私者爲智事公  
者爲愚徇俗者爲賢特立者爲不肖假使豪傑之士  
含章蘊奇者廁乎朝列將必矛盾掣肘不能施一策  
况臣才疎病痼言闕行孤以殘根弱植子子於羣非  
衆笑中罪戾之不暇况可望少補於 袞職乎

殿下如欲得人爲政匡濟一時則必須奮發乾剛之  
志深追三五之迹上下相誓痛洗舊習苟招俊乂列  
于庶位因循之弊一切革罷然後國家之勢庶幾可  
回也如臣者雖千百爲羣朝夕入侍何益於時事之  
日非乎小臣之得蒙 寵擢此俊乂之士所以不至  
也且臣自承 命入城以來心熱上攻昏眩頻作表  
裏俱虛肥瘦無常飲食不下曾膈煩悶精神茫茫如  
在夢中調攝就仕勢所不能坐妨賢路有覲面目伏  
望 殿下深加矜恤曲循情願使將骸骨早歸桑梓  
則 殿下天地父母之恩頃首結草無以仰報

復拜直提學辭疏

伏以犬馬孤臣濫荷 天恩召命之下至再愈勤撫  
己揣分惶駭罔措人君之不好士尚矣以崇高自尊  
以富貴自重聞命奔走者悅其從順直己守道者疑  
其矯激叔季以來滔滔皆是今我 殿下以睿聖之  
資撫盈成之運乃垂 恩命於愚陋微臣若是其倦  
倦誠近代之所罕聞也豈 殿下之明不燭小臣之  
無狀而然哉不過欲昭示好士之誠以來四方之俊  
乂耳昔者越王拜螳螂而喪元之士四集涓人買死  
馬而千里之駒三至今以臣之無狀尚受異常之  
命則四方賢士將不日而至矣臣雖不佞尚秉良心  
願忠之志不後恒人豈不知分義之至重 寵渥之

至深乎以臣之身苟可以尊 君父庇生民則雖糜  
肉粉骨亦所不辭疾病輕重何暇顧恤哉第念 殿  
下之所以召臣者非為哀憫其窮而衣食之也臣之  
所以應 命者亦不可貪叨其爵而利達之也必也  
有學可施有策可用然後名副其實而不獲罪於清  
議矣今臣滅裂之學無補於 宸職疎謬之策不適  
於時用屑屑往來形迹徒煩負乘致寇理所必至無  
益於國只失其身與其冒進而負 恩曷若安分而  
自守乎伏望 殿下日新聖學追躋先王俊乂之來  
取其實才務行其諫務聽其言而如臣一介纖生置  
之度外使守先人墳壟永為大平之農民不勝區區



之望

玉堂陳戒劄

伏以 殿下以聰明睿智足以有爲之資值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士行大道之行民望至治之澤七年于茲而天心未豫變異荐臻水旱不調稼穡卒痒星妖不滅雷作不時狂於遇災人不驚懼上穹仁愛豈無所警今以人事推之紀綱者有國之元氣而紀綱埽地百姓者有邦之根本而百姓失所紀綱埽地故百僚怠官先私後公朝遷暮除專事舖啜職分所爲置之度外是非混淆無所取正大小渙散無所統攝美令雖下徒法不行政事日紊無端緒可理焉百

姓失所故飢寒切身不顧禮義急於逃役則父子不相保族鄰之苦毒遍區宇放於爲惡則法令不能制綱常之變接踵而起弱者填於溝壑強者起爲盜賊以致邑里蕭條居圉卒荒兵擁虛簿糧無宿儲昇平百年之餘不幸而有潢池赤子弄兵於境內島夷山戎梗化於畿外則外無干城禦侮之託內乏伏節死義之風土崩瓦解之勢昭然在目 殿下守 祖宗艱大之業觀時勢危難之漸寧無惕然警省思自振發之志乎昔者唐文宗曰朕讀書恥爲凡主諸葛亮戒後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夫政同凡主文宗尙以爲恥妄自菲薄後主尙以

爲戒今 殿下英資睿質卓冠百王欲爲堯舜可踵唐虞欲爲湯武可繼商周奮庸熙載宜無所不能而奈之何退託不敏以杜責難之路膠守近規以沮復古之議罕接儒臣禮嚴言簡而無講論治道之益牢拒公論發露英氣而無虛受弗拂之量名爲遵守成憲而北司之日盛實非 祖宗之舊規號爲安民補邊而豐儲之換米實爲內需之私用命德之器濫加微勞而賞無以勸善普霑之恩偏施同氣而惠無以感人當今 殿下之責在於振紀綱安百姓紀綱之振由乎立志百姓之安係於革弊前論數事皆非所以立志革弊之具也 殿下才非不高也學非不博

也權綱非不摠攬也是非非不洞照也 殿下之不治不爲也非不能也嗚呼弭天災致人和挽回世道之機在於 殿下之一心 殿下誠能一朝覺悟奮發大志快從公論明示好惡規責大臣勉興事功赫然日新雲行雨施則仁者欲行其道智者欲盡其謀才者思效其能勇者思致其力在官者淬厲自勗在野者拔茅彙征將見衆賢輻湊羣策畢陳紀綱不期振而自振百姓不期安而自安太平之治不日可觀矣 殿下誰禁而莫之爲耶嗚呼難遇者時易失者機今 殿下命行鄉約而國人皆以爲 殿下將興至治延頸拭目以觀 殿下之施設此實可爲之時

可乘之機也今若因循舊習無所改革則斯民失望  
鄉約旋廢而大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不  
幸而近之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臣等之憂實同於此伏願 殿下留意焉

玉堂論遞兩司劄

伏以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擇人久任庶績乃成舜命  
九官終身一職漢任良吏以官為姓至如我 世宗  
大王東方聖主也知人善任立賢無方才大位卑則  
不次擢用人器相稱則十年不遷治成制定垂裕後  
昆此實今日所當法者也頃年以來紀綱不立人心  
解弛大小之官一切避事休告遞職項背相接朝遷

暮易百務皆廢至於臺諫為國家耳目主張公論尤  
不可數易而紛紛辭遞甚於庶官耳目靡定公論焉  
寄小過微失輒不能在官責望之重宜若盡善盡美  
而繼其後者未必勝於前失於前者未必復於後愈  
遞而愈不定徒為政事之頻煩而已若不痛革此弊  
以新一代之規矩以遵先王之成憲則頽綱無由可  
振治道無由可成近日臺諫之不當遞而遞者固不  
可枚舉而金字宏之見遞尤為無謂 啓辭之必待  
完議已非古法不必拘於常例憲府之請罷次知內  
官此實公論其所以停 啓者度不能回 天聽故  
抱悶而止耳非以謂不可 啓而遞停也停 啓之

論雖發於僚議詰閣更 啓庸何傷乎雖曰過誤不  
至於必遞憲府以此請遞似若不當 啓而啓者不  
思革弊而益長舊習大非識時務者所爲也若此不  
已如以膏濯衣因循積久之弊無時可祛憲府既有  
此失而諫院暗無一言懵不致察亦甚矣兩司除新  
授及在外者外請竝 命遞差自今以後微小避嫌  
及不相容等事一切勿論以革紛更廢事之習 殿  
下亦宜思自奮勵日新又新擇賢專任頓綱振紀挽  
回世道不勝幸甚

萬言封事

甲戌

王若曰天者理氣而已理無顯微之間氣有流通之

道人事有得失災祥各以類應是故國家將興必  
有禎祥以曉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以告之政失  
於下謫見於上蓋福善禍淫天道之常而莫非所  
以仁愛人君輯寧邦家上帝眷顧意亦至哉其有  
以受天明命而爲人君上者奈何不敬勤惕勵以  
答皇天仁愛之心乎予以寡昧鬱于大道潛於代  
邸若將終身不幸猥承 先王之託迫於臣民之  
推固知富貴之憂不若貧賤之安末世之難治有  
如超海之不易雖欲辭之其可得乎以不敏之資  
質守艱大之基業負荷旣重設施皆乖茲予未知  
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臨深履薄憂勤七載不敢

逸豫寸效未著衆怪沓臻妖星經歲而不滅太白當晝而肆曜雷發非時地震不一由其德之不懋寧無心兮忸怩方深若隕之志冀免顛隕之厄天怒益譴變出尤酷乃於前月京城白虹貫日妖氣逼陽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乃爲邪氣所侵犯驚痛于心若無所容安有人事不失而天譴至者昔日太戊修德祥桑自滅景公善言熒惑退舍廣延人之讜論庶轉災而爲祥意者君心出治之源而心有所未正歟講學致知之務而學有所不進歟朝廷四方之則有虛僞喜事之風歟民生邦國之本有困窮抗捏之慘歟賢邪雜進而或有所未

知歟政擅有地而或有所凌上歟言路未開而聰明猶有所壅蔽歟巖穴有隱而俊乂猶有所未登歟百工尸而庶事墮歟犴獄滯而民怨多歟奢僭尙熾何以變之人心日惡何以化之盜賊遍起何以弭之軍政不嚴何以修之凡此數者皆是召災不識何以則民致富庶政教兼舉復 祖宗之隆治追唐虞之盛際垂功竹帛爲後矜式噫仰觀天象俯察人事其不能爲令主而終未免危亂之歸昭昭焉矣乃者求言之旨屢下疏章之上未聞豈不以言辭有假求誠不集有所趨趨畏疑而然耶故下手教冀聞如渴吞爾大小臣僚上自廊廟下

至草野其竭心膂極言無隱言雖不中亦不加罪  
咨兩政府體予至懷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伏以政貴知時事要務實爲政而不知時宜當事  
而不務實功雖聖賢相遇治效不成矣恭惟 殿下  
聰明英毅好士愛民內無音樂酒色之娛外絕馳騁  
弋獵之好古之人君所以盡心害德者皆非 殿下  
之所屑也倚仗老成擢用人望劾招俊又仕路漸清  
優容直言公議盛行朝野顯顯佇見至治宜乎紀綱  
振肅民生樂業而以言其紀綱則徇私蔑公猶昔也  
號令不行猶昔也百僚怠官猶昔也以言其民生則  
家無恒產依舊也流轉失所依舊也放辟爲惡依舊

也臣嘗慨歎竊欲深究其故一達 冕旒而未得其  
會昨者伏覩 殿下因天災諭大臣之教則 殿下  
亦大疑而深歎願聞振救之策此誠志士盡言之秋  
也惜乎大臣過於惶惑辭不盡意也夫災異之作天  
意深遠固難窺測亦不過仁愛人君而已歷觀古昔  
明王諷諭可以有爲而政或不修則天必示譴以警  
動之至於暴棄之君與天相忘則反無災異是故無  
災之災天下之至災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居可爲  
之位值可爲之時而紀綱如是民生如是則皇天之  
付畀者未塞其責矣設使今者景星日現慶雲日興  
殿下之危懼尤無所自容矣衆災疊現日無虛度者

乃皇天仁愛之至也 殿下之兢惕修省其可少緩乎雖然不知時宜不務實功則危懼雖切治效終邈民生豈可保天怒豈可弭乎臣今罄竭一得先陳沈痼之弊後及振救之策伏願 殿下虛心易氣勿厭其煩文勿怒其觸忤以垂 睿察焉夫所謂時宜者隨時變通設法救民之謂也程子論易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隨時變易乃常道也蓋法因時制時變則法不同夫以舜繼堯宜無所不同而分九州爲十二以禹繼舜宜無所不同而革十二爲九州此豈聖人好爲變易哉不過因時而已是故程子曰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少異也降自夏商

其間小變不可枚舉以言其大者則夏人尙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文弊不救然後天下壞亂入于強秦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尙寬德崇經術及其弊也崇虛文無實節權移外戚諛佞成風世祖之興褒崇節義於是士務名節而其弊也不知節之以禮視死如歸苦節不中人皆厭之而時無賢主出而救之故苦節變爲魏晉之曠蕩尙浮虛亡禮法禮法旣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中原糜爛亂極當治故有貞觀之治而救弊未盡其道猶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宋興懲藩鎮之患釋去

兵權收攬威柄而真宗以後狃於昇平紀綱漸弛武略不競仁宗雖極富庶而頽靡之象已著當時大賢皆思變通之策直至神宗值可變之會奮有爲之志而所信任者王安石也後仁義而先功利違天人而促亂亡反不如不變之爲愈也馴致大禍變夏爲夷他尙何說哉上下數千年間歷代治亂之迹大槩如此隨時善救者只見於三代而已三代以後救者固鮮而亦未盡道焉大抵隨時可變者法制也亘古今而不可變者王道也仁政也三綱也五常也後世道術不明不可變者有時而遷改可變者有時而膠守此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也且以我東言之箕

子八條文獻無徵鼎峙擾攘政教蔑聞前朝五百風雨晦冥至于我朝 太祖啓運 世宗守成始用經濟六典至于 成廟刊行大典厥後隨時立法名以續錄夫以 聖承聖宜無所不同而或用經濟六典或用大典添之以續錄者不過因時而已當其時也建白創制人不爲怪而法行不滯民得蘇息燕山荒亂用度侈繁變 祖宗貢法日以損下益上爲事 中廟反正政當惟舊而初年當國者只是功臣之無識者而已厥後己卯諸賢稍欲有爲而讒鋒所觸血肉糜粉繼以乙巳之禍慘於己卯自是士林狼顧脅息以苟活爲幸不敢以國事爲言而惟是權女奴之輩



放心肆意利於己者以爲舊法而遵守妨於私者以爲新法而革罷要其所歸不過剝民自肥而已至於國勢之日蹙邦本之日斲孰有一毫動念者哉幸值聖明存心學問垂念民生可以因時設法匡濟一世而自 上虞邯鄲之步少更張之慮而爲臣者論人則恐有安石之患自愛則恐有己卯之敗莫敢以更張爲說試言今日之政則貢案守燕山虐民之法銓選遵權姦請託之規先文藝後德行而行尊者終屈於小官重門閥薄賢材而族寒者不展其器能承旨不入稟于 御內近臣疎而宦官親侍從不參預於廷議儒臣輕而俗論重不久一官以歷揚清顯爲榮

不分職事以專委曹司爲務弊習謬規難以縷陳而不始于己卯必成于乙巳而今之議者擬以 祖宗之法不敢開更張之論此所謂不知時宜者也夫大抵雖聖王立法若無賢孫有以變通則終必有弊故周公大聖也治魯而不能振後日寢微之勢太公大賢也治齊而不能遏後日篡弒之萌若使齊魯賢孫善遵遺意不拘於法則寧有衰亂之禍哉我國 祖宗立法之初固極周詳而年垂二百時變事易不無弊端猶可變通况後日謬規汲汲改革當如救焚拯溺者乎傳曰窮則變變則通伏願 殿下留念思所以變通焉所謂實功者作事有誠不務空言之謂也子

思子曰不誠無物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也苟有實功豈無實效哉今之治效靡臻由無實功而所可憂者有七上下無交孚之實一可憂也臣鄰無任事之實二可憂也經筵無成就之實三可憂也招賢無收用之實四可憂也遇災無應天之實五可憂也羣策無救民之實六可憂也人心無向善之實七可憂也上下無交孚之實者何謂也君臣交際猶天地之相遇也在易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程子之傳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是故明良相遇肝膽相通密如父子合如

符契骨肉之親不能間鑠金之口無所容然後言行策用庶績以成三代聖王皆由是道未有君臣不相深信而能成治效者也竊伏惟念 殿下明睿有餘而執德不弘好善非淺而多疑未祛是故羣臣務建白者疑其過越尙氣節者疑其矯激得衆譽則疑其有黨斥罪過則疑其傾陷加以發號之際辭氣抑揚好惡靡定至於頃日之 教有曰大言競進喜行前無之事宜乎風淳政舉斯 教一出羣惑彌增古人有言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邵雍曰治世尙德亂世尙言古今天下安有大言競進而能使風淳政舉者乎且 殿下以大言爲是耶爲非耶如其是也則其

所謂大言者不過引君當道期臻至治而已 殿下  
當採用之不暇不當以競進爲譏諷也有言而不用  
則雖美而無益故子思爲臣而魯繆之削弱滋甚孟  
子爲卿而齊宣之王業不興况今進言者既非思孟  
而採用之實蔑聞者乎何怪乎時事之不治哉如其  
非也則此乃造言生事之流也 殿下當抑浮躁務  
敦實以安朝廷以鎮人心不當以大言爲美事也嗚  
呼以讜論尤其競進則士氣沮而邪徑開以浮躁美  
其大言則虛僞長而實德喪 殿下必居一於此矣  
抑未知 殿下實無深意而言辭偶失者乎 殿下  
於羣臣深信有所不足故羣臣亦不知 聖意之所

在每於 聖教之下一言異常則莫不駭目怵心常  
若臨不測之淵昨者大臣之承 召也只是一味惶  
恐而已無一策可以回 天心救世道者若使大臣  
全無識見則已矣如有所見則豈非預憂 殿下之  
不傾四聽也哉至於出一郎官補一殘邑 聖心憂  
民未必有他亦非異事而朝士之有善名者咸懷不  
自安之心豈非 殿下之誠未能素孚而然乎古之  
聖王處心行事如青天白日萬物咸覩至於蚩蚩下  
民亦莫不洞知上意故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今  
者近密之臣尙未曉 聖心况他人乎昔者 中廟  
之於趙光祖也可謂聖賢相遇矣而陰邪忽入左腹

如明鏡蔽于塵垢晝而唯諾於一榻之前夜而墜落於千仞之壑今之士林傷弓甫已餘喘尙存小臣嘗以淺見爲說曰 中廟固是聖主而過於虛受君子之言雖易進小人之讒亦易入矣今 上則不然察言必詳傾聽不苟君子雖悶悶難契小人亦不敢罔以非道矣 聖明之代必無士林之禍但恐民窮國蹙變通無策終有土崩之勢耳今之士類能信臣言者有幾人乎君臣交際誠信未孚而能保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聞也此其可憂者一也臣鄰無任事之實者何謂也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三公統摠機宜六卿分理庶務侍從有論思之責臺諫受耳目之寄下

至庶司小官莫不各有其任監司宣化于外節帥領督于邊守令分憂鎮將監戍亦莫不各有其職今者三公固是人望所屬而亦不敢建白施設徒能恭慎畏忌而已殊無經濟邦國挽回世道之望他又何責焉大官悠悠於上惟瞻前顧後是務小官泛泛於下惟相時射利爲事紀綱專委之臺諫而不過摘抉一二姦細以塞責銓選專出於請囑而不過安排一二名士以託公以至庶司之官漫不知所掌何事惟知積日累朔以求遷大小之官豈無一二奉公忘私者哉只是形單勢弱不能有所裨益監司巡遊自娛以廚傳豐約文書工拙爲殿最能明黜陟者有幾人乎

節帥嚴刑以自威剝割以自奉撫綏精鍊兩失其策能不辱聞外之寄者有幾人乎守令只知斂民以自利行媚以干譽能以字牧爲心者屈指甚鮮鎮將先問軍卒之幾何以計縣布之多少而已能以防備爲虞者絕無幸有惟是胥吏之輩投閒抵隙執其機要生民膏血殆盡於胥吏之手矣至於籍兵最是大事而賄路交于路僞券亂其真村民欲餽以牛色吏必求絲布以牛易布牛價頓賤京外皆然衆口沸騰况於他事乎曹植嘗曰我國以胥吏而亡此言雖過亦有理焉此由羣臣不任事之過也官各稱職則安有以胥吏亡國者乎今若以爲所任非人而欲易之則

一時人物不過如此賢才難以猝辦以爲刑法不嚴而欲重之則法重而姦益滋且嚴法非救弊之策也以爲無可奈何而置之則百弊日增庶績日敗民生日困而亂亡必隨此其可憂者二也 經筵無成就之實者何謂也古者設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師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法旣廢師傅保之責專在於經筵故程子曰君德成就責經筵經筵之設非爲臨文講讀不失章句而已將以解惑而明道也將以納誨而進德也將以論政而制治也故 祖宗於 經筵官待之有禮親之有恩如家人父子情意洞徹焉今之侍臣學問多缺誠懇多乏或難於入侍至有窺

避者矣雖然豈無懷誠抱蘊願親 聖明者哉近者  
經筵不頻接見固疎而禮貌嚴肅辭氣罔舒酬答甚  
罕講問不詳政要時弊未嘗咨詢間有一二講官勸  
勉聖學則亦泛然俯聽而已殊無體驗踐履之實罷  
筵之後 大內深邃瞻仰徒勤而 殿下左右只有  
宦寺宮妾而已未知 殿下燕居之時所覽者何書  
所做者何事所聞者何語耶近臣尙不能知况外臣  
乎孟子亞聖也齊王之尊敬亦至矣尙有一曝十寒  
之歎况今侍臣有愧古人而疎外若是者乎此其可  
憂者三也招賢無收用之實者何謂也古之帝王至  
誠求賢猶恐不及或感於夢寐或遇於漁釣者非特

賢其人示其褒獎而已將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  
俾施澤於蒼生故詢之以輿議察之以接言試之以  
行事果知其爲賢則近其人而用其計使行其道焉  
夫是之謂王公之尊賢者也今 殿下愛士求賢視  
古無愧幽貞隱德揚仄殆盡盛美之典近古所罕第  
以論薦之際泛言某人可用而已行迹之詳未嘗陳  
達有司旣失其宜矣自 上亦不曾親見其人察其  
賢否但依例爵之而已夫修身篤行非以有求也山  
林之間豈無不屑爵祿者哉士之出處固非一端有  
不卑小官者有韞櫝不售者 殿下之招賢只命以  
爵祿而已殊無接見察試擢用行道之實故今日以

薦舉就職者或有爲親而屈者或有爲貧而仕者或有只爲謝 恩而來者未嘗聞一人爲行道而出者也求賢最是美事而其歸不過虛文則治道何由可成此其可憂者四也遇災無應天之實者何謂也皇天之於人君若父母之於子也父母怒其子發諸辭色則子雖無過必倍加齋慄承顏順旨必得父母之底豫乃安於心况有過者尤當引咎哀謝革心改行起敬起孝必得父母愉悅之色可也不當但懷危懼拱手閉戶而已也帝王之遭天變亦如是焉反躬自省周察疵政身無愆矣政無闕矣亦當益加修勉欽若不巳未嘗以無過自恕也况於身有愆而政有闕

者乎必也求言以廣知見進賢以助不逮省民以勤撫摩革弊以興政治必務所以補前過迴天怒可也不當遑遑無策若有過之子拱手閉戶以俟父母之怒自息也頃年以來尋常有災人皆狃習不知可懼只緣白虹貫日之變極是陰慘故 睿念驚惕倍加祇畏無乃回亂做治之幾闖發於今日乎因此機會別無修治之舉者何耶夫避殿減膳者畏災之文也未也進德修政者畏災之實也本也文與末固不可廢也實與本今何事耶此其可憂者五也羣策無救民之實者何謂也法久弊生害歸於民設策矯弊所以利民也 聖教有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設百官

分庶職只爲民生而已民既擾蕩則國將何賴焉臣伏讀再三不覺感激流涕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真安庶民回天怒之一大機也三代以後能知君臣之職只爲民生者有幾君乎但徒善非法不推徒法非善不行殿下愛民之心固是如此而愛民之政猶有未舉羣下之獻策者只齊其末不揣其本故聽之若美行之無實今日進一計請除無名之稅而列邑之科斂自若明日建一議請均田戶之役而豪右之逋賦猶舊減選上將以蘇復公賤而偏受其苦者流離如昔禁防納將以不費民財而誅求其賂者刁蹬愈甚劾罷貪吏則繼之者未必愈於前人徒貽

迎送之弊請擇邊將則望重者未必愈於新進反無忌憚之念其他良號之下美令之頒非一非再而州縣只傳數行書札而已村民不知其爲某事也夫是之故君子之進議論之正與夫民生邈不相關但曰某人官高榮顯可羨而已未嘗聞某人被用其澤及民云爾善言之無效果如是則雖使朱汲滿朝讜論盈耳何補於民窮財盡而四境渙散者哉惟是議論一失則乃能害及生民無所遲滯焉嗚呼怪哉古今所未聞也譬如萬間大厦久不修理大而樑棟小而椽桷莫不腐朽支撐牽補僅僅度日欲修其東則西掣而傾欲改其南則北撓而壞衆工環視無所措手



置而不修則腐朽日甚將至顛覆今日之勢何以異此此其可憂者六也人心無向善之實者何謂也教化不明民散久矣秉彝雖存晦蝕殆甚 聖明臨御之初人心聳然頗有向善之念若於此時 聖德日進治化日昇則今日之人心豈止於此哉第緣初年大臣輔導失宜誤 殿下以淺近之規納民生於卑汚之域閒以本明之心發為公論而清議尙弱俗見猶痼其聞善言見善人也或有為人而歆羨者或有外悅而中忌者或有顯指而非笑者中心好之者絕鮮矣是故良實少而虛偽盛在縲紲而被衆救者未必無罪為守令而獲衆譽者未必有績館薦本求學

行而設酒饌而誘多士者或有之里選本求端良而棄行檢而昧廉恥者或與焉若使秉銓之人又從而擇焉則清濁混淆賢愚雜糅弊將難救乃若下民飢寒切身本心都喪父子兄弟尙如路人他又何說綱常不能維持刑政不能檢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習雖聖賢在上施教無地廣舉鄉約雖是美事臣愚竊恐以今之習徑行鄉約亦無成俗之效焉此其可憂者七也凡此七憂為今世之沈痼紀綱之頽民生之困職此之由七憂未除則雖 聖心勞瘁于上清議馳騁于下亦無保國安民之效矣自古以來人君失德自取敗亡者理勢然也無足恨者今日 聖明

有何失德而國勢如此其岌岌乎臣雖多病才疎自知無補而區區血誠不後恒人入瞻 重瞳英姿洞徹睿議明斷而出顧四方殿屎愁苦蹙蹙靡騁未嘗不深怪未嘆焦心隕涕也嗚呼病至膏肓神醫尙可救國至垂亡明王尙可興當今朝廷尙靖權孽屏迹四封尙完外釁不作及今猶可有爲也稍緩則後時而無及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修其政刑伏願殿下留念思所以振起焉今進修己安民之要爲祈天永命之術修己爲綱者其目有四一曰奮 聖志期回三代之盛二曰勉 聖學克盡誠正之功三曰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四曰親賢士以資啓沃之益

安民爲綱者其目有五一曰開誠心以得羣下之情二曰改貢案以除暴斂之害三曰崇節儉以革奢侈之風四曰變選上以救公賤之苦五曰改軍政以固內外之防所謂奮 聖志期回三代之盛者昔者成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謂聖賢也夫以景公之資奮勵自強則可與聖賢同歸故成颯云然孟子於梁惠齊宣非王道不言非仁政不勸夫以梁惠齊宣之質苟能實行王道實施仁政則亦可與三王比肩故孟子云然此豈好爲大言不度實效者哉伏覩 殿下資質甚美仁足以保民明足以辨姦武足以斷制而惟是作聖之志不立求

治之誠不篤以先王爲不可企及而退託自小迄無振發之念未知 殿下何所見而然歟夫所謂志大才疎以敗事績者不務修己妄舉難行之政不度強弱妄挑難禦之敵之謂也若其修己有實功安民有實心則可以求賢而共治可以革弊而救時此豈志大敗事者乎程子嘗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求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信乎斯言自古未聞實用其功而不見實效者也今世之人不強於爲善者只是心志爲他物所移耳政教風俗有以使之也教化不明人欲無窮志乎富貴志乎嗜欲志乎避患爲學則

道與時乖故志富貴者遠避焉爲學則閑邪窒慾故志嗜欲者退縮焉爲學則毀謗必興故志避患者求免焉此豈非政教風俗有以使之乎 殿下則不然富貴已極而志道者豈非所以長守富貴者乎嗜欲必淡而所欲豈不在於安 社稷壽國脈乎禍患可虞而防患豈不在於修一身靖萬民乎 殿下何憚而志不立乎古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伏願 殿下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奮發大志期興至治此志旣立然後勗勵大臣使之糾率百官改心易慮勉稱其職則孰敢因循舊習以取不恪之罪哉夫如是則時事庶可救世道庶可回天變庶可弭矣所謂勉 聖學克

盡誠正之功者大志雖立必以學問實之然後言行一致表裏相資無負乎志矣學問之術布在謨訓大要有三曰窮理也居敬也力行也如斯而已窮理亦非一端內而窮在身之理視聽言動各有其則外而窮在物之理草木鳥獸各有攸宜居家則孝親刑妻篤恩正倫之理在所當察接人則賢愚邪正醇疵巧拙之別在所當辨處事則是非得失安危治亂之幾在所當審必讀書以明之稽古以驗之此是窮理之要也居敬通乎動靜靜時不起雜念湛然虛寂而惺惺不昧動時臨事專一不二不三而無少過差持身必整齊嚴肅秉心必戒慎恐懼此是居敬之要也力

行在於克己以治氣質之病柔者矯之以至於強懦者矯之以至於立厲者濟之以和急者濟之以寬多欲則澄之必至於清淨多私則正之必至於大公乾乾自勗日夕不懈此是力行之要也窮理乃格物致知也居敬力行乃誠意正心修身也三者俱修並進則理明而觸處無礙內直而義形於外己克而復其性初誠意正心之功蘊乎身而晬面盎背刑于家而兄弟足法達于國而化行俗美矣朱子曰文王正心誠意之功熏烝透徹融液周遍南國之人服文王之化此豈朱子想像揣摩而有是說哉的知誠正之功必能周遍於國故云爾伏願 殿下勿以高遠爲難

行勿以微細爲可忽常於燕居不輟學問四書五經及先賢格言心經近思錄等書循環披讀深究其義非聖賢之志不敢存非聖賢之書不敢觀玉藻九容仔細體認念頭之發審其天理人欲之幾如人欲也過絕於未形如天理也善推而充廣放心必求己私必克衣冠必正瞻視必尊喜怒必慎辭令必順以盡誠正之功焉所謂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者矯治病痛之說略陳於前矣惟是偏私一事古今之通患故表而言之若偏私之念一毫未除則難入於堯舜之道矣今 殿下清明在躬病痛固寡而偏私一念猶未克盡恐不能與天地同其大也至如頃日內官呈

手本之事臣在外休告未得其詳似聞以新生 王子繫於 中殿之下政院使改書云若然則名稱不可混也改書數字易於反掌宦官何爲不從乎後日伏覩 傳教則自 上命勿改而直下于政院云臣愚不識事體但政院旣名喉舌則大小之事莫不經由 內殿外廷豈有二體若是特出於 上命則雖微細之事是乃 傳教何名手本旣是內官手本則不當不由政院而入也平心察之則其理自明政院安知特出 聖意而不尤內官乎 殿下不能平心大厲聲色是疎喉舌而親宦官使長輕蔑朝臣之漸也 聖教曰時事多誤君上不嚴之故也嗚呼刑餘

小豎敢抗喉舌之臣遐遠內奴敢希非分之 恩貴  
戚乘馬遇 教書而不避 殿下之政可謂不嚴矣  
殿下其亦以此自咎耶漢文帝時太子過司馬門不  
下車而公車令得以劾奏鄧通以寵臣無禮而丞相  
檄召將斬若以常情論之不敬太子無乃輕君上耶  
欲斬寵臣無乃擅威權耶然而文帝不失人君之威  
而治平之效固非今日所可比擬也今 殿下莫親  
於近臣而乃以宦官爲私臣莫衆於庶民而乃以內  
奴爲私民此病未除則時事無由可正臣恐 殿下  
愈嚴而時事愈誤也漢武帝不冠見汲黯而避帳中  
唐太宗臂鵠見魏徵而匿懷中斯二君者道雖不粹

而政令嚴明信賞必罰貴戚闈寺莫敢犯法亦今世  
之所不能及也然而以君畏臣有若不嚴何耶此非  
畏臣也乃畏義也徒嚴而不畏義未有不敗者也  
殿下其亦自反而思義乎且近日憲府所爭之事臣  
雖未知首尾固疑憲府契勘不詳也何則 殿下雖  
未免有私必不至毋問曲直而與匹夫爭一臧獲也  
羣臣計未及此可謂智不明矣雖然 殿下旣知其  
當屬內司而猶許竝給則尤足以欽仰 聖度之弘  
廣矣累日堅執無乃臣民疑 殿下私吝未消乎人  
君不患不嚴而患不公公則明明則嚴在其中矣伏  
願 殿下行法始於貴近推仁達於衆庶宮府一體

而毋使宦官侍近而輕朝紳兆民一視而毋使內奴恃私而窺非望內帑付之有司不以爲私物偏繫之念絕於方寸公平之量包涵遍覆夫如是則府庫皆財何患無用率土皆臣何患無奴哉所謂親賢士以資啓沃之益者人君之學莫善於親近正士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君雖欲不正得乎若正人不親而惟宦官宮妾是近則所見非正事所聞非正言君雖欲正得乎先賢之言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非借才於異代今之賢者固難其人雖然極一世之選不論出身與否不分在朝在野則豈無一二可以補 袞者乎伏願 殿下博詢精擇必得其人出

身者萃于玉堂不移他職未出身者授之閒局帶以經筵職名陞堂上者亦隨其職必兼 經筵之官參於是選者輪日入侍使之展布所蘊而自 上虛己和顏受其忠益講學則必窮義理論治則必求實效雖非進講之日源源 召對于便座只令史官俱入質問所疑宣示 淵衷至如承旨則例以所掌公事一日一度各得親稟 聖旨如大臣及臺諫之言則不拘時日必入親達以復 祖宗之規夫如是則上下之契日密而情意無間性理之說日進而 聖學將就交歡有同于魚水邪穢罔干於 天日矣凡此四者修己之目也大槩如斯其詳在 殿下加意知

行而已若夫所謂開誠心以得羣下之情者聖帝明王待人處事一以至誠知其爲君子則任之勿貳知其爲小人則斥之勿疑疑則不任任則不疑坦懷率下平平蕩蕩爲臣者亦仰之如父母信之如四時進之則懼不克任而益盡其忠斥之則自知罪戾而只責其身故其得人心也可以赴湯火可以蹈白刃可以植遺腹朝委裘而不亂只知有君上而不知有其身無他至誠所感也後之人君誠意不足只以智力馭下所任未必賢取其合於己也所黜未必不賢惡其異於我也雖合於己而其中未可信故任之而不能無疑疑之而不能不任大臣當國盡職則衆情必

歸重焉安能不疑其專權而擅政乎諫官西折廷爭則朝野必屬目焉安能不疑其賣直而沽名乎君子小人以類相從安知其孰爲朋黨乎善策邪論雜然竝進安知其孰爲誤國乎於是邪正難分是非難辨因循則悶其頽墮改革則嫌其騷擾君心波蕩慌然不樂之際必有大姦潛伺閒隙隨君心有所左右而漸施其巧浸潤以入之逢迎以悅之恐動以惑之君心漸信陷于術中則良善必殲而邦國必喪此亦無他不誠所致也今 殿下好善愛士固出於誠而只緣羣臣才德不足少可倚信故似無委任之意至於發言之際未免有不信之心輕侮之辭羣臣固所自



取也 聖明亦不可不自反也伏望 殿下務以至誠待下心是則言亦稱是心非則言亦斥非進之則必賞其賢退之則必數其過 聖心如門洞開使羣下咸得仰見無少隔礙夫如是則羣臣亦無疑畏之念務盡其情君子有輸忠之願小人絕售姦之謀矣所謂改貢案以除暴斂之害者 祖宗朝用度甚約取民甚廉燕山中年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其需於是加定以充其欲臣於曩日聞諸故老未敢深信前在政院取戶曹貢案觀之則諸般貢物皆是 弘治辛酉所加定而至今遵用考其時則乃燕山朝也臣不覺掩卷太息曰有是哉 弘治辛酉於今爲七

十四年 聖君非不臨御賢士非不立朝此法何爲而不革耶究厥所由則七十年之間皆有權姦當國二三君子雖或立朝志不及展奇禍必隨何暇議及於此哉其必有待於今日乎且物產隨時或變民物田結隨時增減而貢物分定乃在國初燕山朝只就而加定耳亦非量宜變通之也今則列邑所貢多非所產有如緣木求魚乘船捕獸未免轉貿他邑或市于京民費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戶漸縮田野漸荒往年百人之所納前年責辦于十人前年十人之所納今年責辦于一人其勢必至於一人亦盡然後乃已也今者語及改正貢案則議者必譏以 祖宗之

法不可輕改雖 祖宗之法民窮至此不可不變况  
燕山之法乎伏望 殿下必擇有智慮可以曉事有  
心計可以推算有才能可以幹辦者俾之專掌其事  
以大臣領之悉除燕山所加定以復 祖宗之舊因  
考列邑之物產有無田結多少民戶殘盛推移量定  
均平如一必以本色納于各司則防納不禁自罷民  
生如解倒懸矣今日急務無大於此矣所謂崇節儉  
以革奢侈之風者民窮財盡今日已極貢物不可不  
減而若用度不法 祖宗則不能量入爲出而方底  
圓蓋理所不合加以風俗之奢靡莫甚於今日食不  
爲充腹盈案以相誇衣不爲蔽體華美以相競一卓

之費可爲飢者數月之糧一襲之費可爲寒者十人  
之衣十人耕田不足以食一人而耕者少食者多十  
人織布不足以衣一人而織者少衣者多奈之何民  
不飢且寒哉古人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豈不信哉  
若非自 上先務節儉以救此患則刑法雖嚴號令  
雖勤徒勞而無益臣嘗記故老之言曰 成廟寢疾  
大臣入問則 臥內所覆茶褐紬衾將弊而不改矣  
聞者至今欽想不已伏願 殿下命考 祖宗朝供  
奉規例宮中用度一依 祖宗之舊儉約之制垂範  
中外以革民間之侈習使人羞陳盛饌羞被美服以  
惜天財以舒民力焉所謂變選上以救公賤之苦者

選上本意非欲辦出縣布也在京典僕不足於立役故以在外公賤輪立京役名之曰選上貧殘公賤裹糧羈留侵苦多端有所不堪始以縣布償役今則只徵縣布而已無一人來役者矣民生日困戶口日耗公賤亦民也豈能獨完輾轉流亡不能生息而一償選上之役則其免敗家者鮮矣二年納貢一年選上大率三年必一敗家而公賤之苦極矣加之以該曹色吏分定不均雖奴婢衆多之邑有賂則少定雖僅存數口之邑無賂則多定力不能支則侵及一族齊民亦被其苦矣既困之後雖公明均定亦不能救矣若不變通後患無窮臣愚以爲改身役而受縣布已

非大典之法則今亦可廢選上而加身貢也伏望殿下命該官詳考奴婢之案據其現存之數每年奴貢納縣布一疋婢貢納一疋半都計幾何以其五分之二儲于司贍爲國用以其五分之三分給各司以準選上之役縣布不足則量宜減立役之數夫如是則公賤有定貢可以預備無猝辦之患收貢有定簿無所刪改絕姦吏之術號令不煩而民受實惠矣所謂改軍政以固內外之防者天變難測固不可指爲某事之應然以古史驗之白虹貫日多是兵象目今軍政廢壞四徼無備脫有緩急雖以良平運智起信統制無兵可將安能獨戰念及於此心寒膽慄時弊

既陳於前而軍政則未之詳也今請先陳其弊後設其策可乎我國法制多所欠缺只設兵使水使僉使萬戶權管等官而無廩養之具使之取辦於士卒邊將侵漁之弊濫觴於此矣法制漸弛貪暴轉盛加以銓選不公債帥接武公言曰某鎮之將其直若干某堡之官其價若干彼輩徒知割剝軍卒以發其身而已他又何慮哉士卒苦於畱防願納絲布以免戍役者必悅而從之其畱鎮者則必督以難堪之役責以難辦之需使煎熬於膏火之中人非木石孰不愛身見免戍之人偃臥其家莫不歆羨亦效其爲若戍役多免鎮堡將空則必誘近處居民使於擲姦之時假

名代點巡按之官只閱其數而已孰問眞贗免戍雖便絲布難備故數度畱防家已懸罄不能支保逋亡相繼明年按簿督戍則本邑必以一族應役一族又逃則侵及一族之一族禍患蔓延無有紀極將至於民無子遺而彼所謂債帥者方且志滿氣得捆載還家驕其妻妾而貧者以富行賂權門又圖陞授而賤者以貴焉今之議者不思矯革此弊而徒以軍額未充爲憂臣愚以爲假使軍額悉充此弊未革則不過添邊將所得絲布而已於防備何與哉此一弊也水陸之軍不必畱防於所居之地或赴於數日之程或赴於千里之外至有不習水土多發疾病者既怵於

將帥之侵虐又困於士兵之陵暴羈旅寒苦飢飽失時南軍之戍北邊者尤甚羸瘁顛頓面無人色此等若遇虜騎雖欲逃避亦不可得坐受魚肉况可望控絃而禦敵乎臣聞黃海騎兵之戍平安者一行之費必不下三四十疋縣布夫三四十疋乃邨民數家之產也一往必破數家之產安得不窮且逃也此二弊也六年成籍之法廢而不行癸丑年搜括於久廢之餘奉使之臣以嚴急幹辦爲能州縣承風猶恐不及只念搜括之或遺不計苟充之貽患勾乞之人無不備數雞犬之名亦得載錄不出一二年大半爲虛簿矣于今二十餘年又舉大事軍額之闕甚於癸丑間

丁之鮮亦甚於癸丑搜括雖巧豈能造無麪之不託哉今之所刷出者非童穉則乞人非乞人則士族也閒丁之實者有幾人乎今雖籍軍不日又成空簿矣該曹非不聞見而方且研研然以必充爲說其不度理勢甚矣此三弊也內外良役名目甚衆不可枚數而其中所謂皂隸羅將諸員者最其苦役也此亦以絲布償役而已其所屬之司旣以他人代立而不時侵督邸吏使償役債邸吏出息以納而歷算所費徵其三倍於當身故一人每應二人之役有所不支例徵一族此四弊也凡此四弊及今不救數年之後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伏望 殿下更張舊制創立

新規凡兵水管及鎮堡所在處必以其邑薄外之穀量宜優給邊將之糧其邑之穀不足則收旁邑之穀必使邊將有以自奉所需無闕而嚴明法制尺布斗米使不得斂於軍卒只使精鍊器械教習騎射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徒呼名點闕必閱其器械試其騎射視其訓練能否以爲殿最若如前斂債放卒而發覺則治以贓律僉使萬戶權管等官不論南北遠近皆付軍職使妻子受祿以資生初授之時必擇其人而旣授之後五考五上則由權管而陞萬戶由萬戶而陞僉使由僉使而授東班六品之職五考之內若居中者則平遷他鎮不得陞授使之自惜前程有所

勸勉若其畱防則必領其邑之卒其邑之卒不足然後乃定于旁邑而畱防所在處則諸色良役皆廢只存畱防之役使無遠赴之勞而分番迭休其在鎮之時亦無一毫費力傷財之事其應鎮將之使令也不過搬柴運水而已他無所與使得專意於操弓習射焉若黃海騎兵北戍之役則 命罷勿爲若虞邊備之疎則 命沿邊守令教民習射三月一試矢數多者厚其賞給二度居魁者復其家口之役若五度居魁者軍卒則特補軍官擇其中有知識可堪領衆者啓其名于該曹使補權管以試其可用與否若公私賤則 啓其名特許免賤私賤則優給其價于本主

夫如是則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邊氓盡化爲精兵矣脫有邊警則人各自救孰不力戰乎上番之軍有司亦時試其武才其中最優者 啓達論賞五度居魁則特補所居近處鎮堡軍官使有鍊業之志至如籍兵務得實軍不爲苟充閒丁未滿十五歲者但錄其名字年歲于別簿使之待年入籍備食勾乞人則一切刊落列邑軍簿姑存舊額但錄幾名未充而命守令休養生息勞來不怠而隨得隨補不限年月期以悉充且於六年例必改籍俾無倉卒騷擾之患若虞軍卒不足不能應諸處之役則上番之軍量減其數猶不足則防歇之處量減其數猶不足則南方

冬月之畱防量減其數猶不足則步兵之納價布者除其半以補畱防之闕畱防旣無侵暴之害則步兵亦不至如避豺虎矣若所謂皂隸羅將諸員等則不必各有所屬悉廢其名皆變爲步兵納價布于兵曹兵曹量各司立役之數以給價布則邸吏免不時之侵督民間無三倍之暴斂矣軍政之善策此其大略也凡此五者安民之目也大槩如斯其詳在 殿下博咨規畫而已竊觀今之時事日就謬誤生民氣力日就消盡殆甚於權姦用事之時其故何哉權姦之時 祖宗遺澤尙有未盡故朝政雖亂民力尙支今日則 祖宗遺澤已盡權姦遺毒方發故清議雖行

民力已竭譬如有人少壯之時縱酒荒色戕害多端而血氣方強未見所傷及其晚年戕害之毒乘衰暴發雖謹慎調保元氣已敗不可支持今日之事實同於此不出十年禍亂必興匹夫以十間之屋百畝之田傳於子孫子孫猶思善守以無忝所生况今 殿下受 祖宗百年社稷千里封疆而禍亂將至者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力雖不足猶可自救况今 殿下摠攬權綱明燭事理力能救時者乎小臣受國厚恩百死難報苟利於國鼎鑊斧鉞臣亦不避况今 殿下廓開言路容受不諱 手教之下詞旨懇惻臣若不言實負 殿下衷情所激極言竭論而疾病之

餘神昏手戰辭俚語複字畫僅成無足可觀雖然其意似遠而實近其策似迂而實切雖非三代之制實是王政之本行之有效王政可復伏望 殿下詳觀熟閱舒究深思取捨既定于 聖衷然後廣咨廷臣議其可否而進退之幸甚 殿下用臣之策付之能手行之以誠篤守之以堅確毋為流俗守常之見所移奪毋為醜正讒間之舌所搖惑如是者三年而國不振民不寧兵不精則請治臣以欺罔之罪以為妖言者之戒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陳海西民弊疏

伏以臣本腐儒不適時用屢進屢躓甘分溝壑濫荷



聖眷委畀一道感戀 天恩不敢固辭受 命以來  
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所以撫綏斯民以效涓埃惟  
是民瘼已深一藥難醫臣雖費精勞神而智慮淺短  
未獲良策凡臣自擅之事庶盡蠲除而不救民勞百  
分之一茲以槩陳一道之弊仰冀朝廷有所處分伏  
望試垂 睿覽焉道內民瘼大者有二一曰西塞遠  
戍之苦二曰進上煩重之弊也所謂西塞遠戍者本  
道軍卒 國初只畱防沿海各鎮厥後分運西戍于  
平安道未知昉於何時乙卯倭亂以後罷西戍之役  
以實本道備禦之力越四年己未因平安道監司兵  
使同議 啓請以別侍衛甲士騎兵二千名自十月

朔日至翌年二月之晦分二運遞戍西陲明年又以  
二千名如前赴戍例以四千名閒年休息丙寅年間  
兵曹商議以爲閒年遠戍有獨勞之歎故以別侍衛  
定虜衛甲士騎兵等通計輪役一年上番一年休息  
又一年赴防又一年休息庶救獨戍之苦而番次有  
疎數勞逸不相侔定虜衛及騎兵則多有今年上番  
明年赴防者怨苦之狀反甚於前而初點于駒峴再  
點于寧邊每點必有所費且於分防之際姦吏乘隙  
誅求賄賂視其多少以定遠近南人不習北方水土  
未至先懷驚怖之念加之以鎮將浚剝士兵陵暴赴  
戍未幾行囊已罄朔風一起龜縮不動少有使令必

雇他人典衣賣馬宛轉赤脫飢羸成病不似人形此等如遇虜騎則走避之尙不能况有扞禦之望乎是故西人目爲黃軍如羣蟻之噉羶黃軍之臨戍者擬投身於陷穽一經戍役則能保其家者十室而六七再行而能不敗家者十室而三四三行而得免死亡者十室而一二故每於遣戍之際加試甲士刷括閒丁逐年籍兵民間騷擾恒如遇敵調發之時以有限之良民填無窮之闕額其非可繼之道童子亦知矣竊念黃海一道內接畿甸外控關塞實是樞要之地而西濱洋海島夷之發亦不可預料平日愛養軍民使有餘力然後扞外衛內緩急有用今者四徼無才

斗之警而一道之民獨受其苦遑遑汲汲如有門庭之寇逋逃相繼侵及族鄰比里爲墟平居勞瘁少無餘力脫有事變束手無策此非一道之患也實是國家深遠之憂也若不更張以開安全之路則其勢必至於民無孑遺矣第念西鄙兵力亦甚萎弱釁生海坪賊謀叵測一朝廢戍亦非陰雨之備臣曉夜焦思得一說焉兵務精不務多夫以二千之兵徒爲塞上之肉塊則莫如精擇一千使爲禦侮之具也今若勿鈔騎兵只以道內近西郡邑別侍衛甲士三千名分三番未定赴防二年休息一年赴防每年分二運一運爲五百名而量其道里遠近定爲分防之所至

如戍江界者未定江界戍理山者未定理山他鎮亦然勿使臨時換定又勿毫分縷析散置諸鎮只於要害防緊之處優數分送嚴勅邊將未絕侵漁之弊且以騎兵一千戶除其番役每年勿論戶保各出縣布三疋率丁則出二疋收納于營庫每於戍卒之西也分給以送如甲士多保者則少給別侍衛無保者則多給使爲戍役之費又廢駒峴寧邊兩處點考只使本邑守令臨時點閱委定領吏且於戍卒之中擇勤幹解文者差都將直送于防所闕防者則按以重律例於防所充軍且治都將領吏之罪夫如是則分防有定所行路有資糧舍館無羈孤之患主客有相熟

之情漸習水土心安分定其視防所如歸別墅以之鍊習則氣逸而勇以之禦侮則親上而盡力其於生聚之道捍備之策兩得之矣若上番之軍則以別侍衛甲士騎兵之在近京郡邑者量宜未定上番而六朔軍士則一年上番二年休息二朔軍士則一年上番一年休息又以別侍衛甲士等在沿海郡邑者量宜未定留防亦使閒年休息若定虜衛則本爲宿衛而新設無祿無保不可赴戍皆未定上番亦得閒年休息夫如是則無臨時紛改之弊民志以定有蓄力養銳之功士氣以壯宿衛不虛防備不疎公私兩便矣伏望 下教該曹議于大臣早示定奪及臣在

任時得以規畫處置不勝幸甚所謂進上煩重者本道進上覩諸道九重我國諸道土地之廣物力之盛無如下三道而供進之物反不及此道當初分定之意臣實未曉臣之到任也所巡之邑白叟黃童盈庭訴悶以爲江原道所定進上其道蘇復閒移定此道久而不還仍爲未定之規云臣旣不知厥由又無文籍可考民言不可輕信但叢爾小道許多進獻反多於下三道則故老之說恐或然也考諸該曹舊簿則可知已夫是之故一道殘民獵山漁水日不暇給田蕪不耘屋壞不葺顛沛流離無以奠居若非厥土所產之物則頭會箕斂遠留他境勞費十倍至如牙獐

甫獐之封也獲獐累百非牙獐甫獐則不能罷獵其苦尤甚臣愚竊念牙獐甫獐若爲藥餌而進也當納于醫司不當納于饗人也獐一也而必求牙甫臣誠未燭其理也又如鹿尾鹿舌本非佳味不合進御而道內郡邑多不產鹿皆以布貨往留于京多得於貴近之家厥價翔貴往往以會進之物輪迴復納是則浚民膏澤以爲貴近罔利之資而已思之可爲於邑且本道距京城數日之程而暄暖之時亦進生物雖朝備而夕封春夏則數日之內色味必變而必須預爲之備置之凌陰經日旣久乃送于都會官故初封之時已多失性况過數百里乃達于京城者乎若

以預備腐敗爲不恪則臨時倉卒多不能辦此理勢之必然也夫責人以必不能而隨之以罪罰豈聖王之政乎前日之封進無事者不過行賂饗吏而已非色味不變也伏惟 聖明懷保赤子視之如傷當此民岌岌之時若不特施異常之恩則恐無以慰民心而壽國脈也臣愚妄料有若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民一體上下相負昭然若此今茲本道民力漸不能支固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若按例遵規只以今日之幸存擬以永久無事則竊恐一朝土崩無以收拾也伏望深軫民隱斷自 聖衷進上生鹿臘猪量宜蠲減則雖除五

六口 聖澤之及民者廣矣牙獐甫獐不必別立名號只以生獐隨得封進則田獵之苦可以少歇矣鹿尾鹿舌知厥味之不佳而悉 命罷除則倍價遠買之患可以少息矣若使本道只於二月以前十月以後封進生物而三月以後九月以前 命以本道生物換京畿乾物則供進之物可合 御膳而郡邑免必至之責矣凡此數者在 聖明若反手之易而於生民有浹骨之恩試畱 睿思鞏固邦本永建萬世不拔之基不勝幸甚臣忝方面之職不能糾率斯民盡誠供 御乃進減損之說臣之無狀極矣但今時務之急莫先於保民愛民所以愛君也罪戾之至臣

所甘心今臣疏辭雖止於此一道衆弊難以枚舉隨  
後陳達豈敢憚煩臣扶羸曳疾冒居重任不知揆分  
自退者誠欲售一得之愚少利斯民庶報 聖明天  
地之恩耳若臣所言誠不可用則臣瘵官負 恩之  
罪著矣臣寧枯槁巖穴之間不忍立視牛羊之死也  
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